

傅建文说

赵休兵 著

军旅青年作家丛书

木尔上尉的家庭生活

那时，他在广东韶关的一个基层连队当班长，每天带着战士写大别山、写太行山、写井冈山、写自己的生活环境，我也在连队待了近十年，深知在连队从事文学创作的苦。写作和阅读时间要挤，资料难找，缺乏人指点，缺乏交流，如果写作不投入，稍感厌烦，若非有一种坚定的毅力和精神，是很难坚持的。所幸，连队下连队生活，这些小说都是正面描写部队生活的，有着部队生活的原汁原味，带着他对部队生活的理解。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木尔上尉的 家庭生活

赵休兵◎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木尔上尉的家庭生活 / 赵休兵著. —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6

(军旅青年作家丛书)

ISBN 7-5033-1977-1

I.木… II.赵… III.①中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2325 号

书 名: 木尔上尉的家庭生活

作 者: 赵休兵

责任编辑: 余天宝

封面设计: 李 戎

责任校对: 马 涛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 编: 100035

电 话: (010)66531659

E - mail : jfwy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A5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9.5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3-1977-1/I·1568

定 价: 23.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印刷厂调换)

序：休兵不休

傅建文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份，解放军文艺社天宝编辑来电话，说他们准备出版一套军旅青年作家文学丛书，每个大单位遴选一人，要我帮忙从我们广州军区的作者中推荐人选，我几乎想也未想，便推荐了他——赵休兵。我向天宝简略地介绍了一下休兵的情况：三十岁上下，广州军区某炮兵师直工科干事，发表过二十余万字文学作品。天宝是我在解放军艺术文学系的同学，平时交往频繁，交情甚好，说话也是直言无忌，问：行吗？我十分肯定地：行！

我的肯定当然不无来由。

说来，我和休兵结识，还是有点小故事。二〇〇〇年四月，我们《战士文艺》举办一年一度的军区业余文学创作骨干笔会，在确定与会作者名单时，我搬了一大堆来稿翻阅，想从中挑选几个新人。这样，我翻到了休兵的小说《仰望苍穹》。稿子是手写的，三百字的小稿纸，第一页又写了一个偌大的标题，正文仅剩五六行字，加上休兵的书写行中带草，我也只好连猜带认，颇不耐烦地读完了这几行字——

陆军某炮团七连三班列兵瞄准手林阳是个纯粹的



新兵蛋子，讲话做事总爱问个为什么，问的你是脑壳都痛。

当兵当到兵种部队不是列兵林阳的初衷，按照热血青年林阳的想法那就是当兵就要当步兵，那种训练才叫训练……

我当即把赵休兵的名字列入了名册。到会后，我叫他把稿子打印出来，稍微改动了几个字，交给了来笔会指导的《解放军文艺》主编刘立云，不久即在《解放军文艺》发表，只不过因《仰望苍穹》与某一个作家的作品重名，改为了《划过苍穹》。

这件事，我还是有些小小得意的。说来，这也是当了几年编辑练出的偷懒“本事”。之前，自己当作者时，听人说有经验的编辑看稿是“三段论”——开头一段，中间一段，结尾一段，该毙的就毙了。说实在话，当时心里还是极不舒服，作者辛辛苦苦熬出来的心血文字，就这样被编辑们漠视？是不是一种恶劣风气？最起码是对作者的一种不负责任。可是，等到自己当编辑，等到自己有了有一定阅读经验，我才发觉，所谓“三段论”不无窍门。一个编辑，拿到每一篇稿子，最先感到的是文字中透出的气韵，就像音乐的定调一样，气顺则文顺，气不顺则十有八九不会是好文章。不过，话说回来，我并不赞成编辑如此草率行事，认真审读每篇文章，既是对编辑职业的要求，也是对作者的尊重。我的得意也不是停留在几行字中“慧眼识珠”这个层面上，而是我把一个快对文学失去信心的文学青年重新拉到了文学道路上。

休兵后来多次和我聊到，如果没有这次际遇，他都准备放弃文学创作了。这里面固然有投稿屡试不中的缘故，也有基层生活十分紧张的原因。那时节，他在广东韶关的一个基层连队当排长，每天带着几十号人训练、学习、生产劳动，同吃同住，罕有自己的生活空间。我也在基层连队待了近十年，深知在基层从

事业余文学的苦处，写作和阅读时间零碎，资料匮乏，缺乏人指点，缺乏交流，如果写作不顺，加上投稿受挫，很容易陷入颓废的心境，若非有一种坚定的毅力和精神，是很难坚持的。所幸，休兵最终坚持下来了。

不久，休兵调到师宣传科当干事，虽然还是业余文学创作，情况却有了很大变化，除时间、自由度增大等因素外，更重要的是有了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他们科里四个干事，个个都是文学爱好者，三个参加过我们《战士文艺》举办的笔会。几个人聚在一起，文学成了一个热门话题，谈读书，谈构思，相互借鉴，相互学习，相互批评，气氛热烈浓郁，有时讨论到激动处，还给我打电话，抢着你一句我一句，听着让人耳顺心悅。此外，他们还有一个良好的大环境，说白了，是领导积极支持。他们的科长是把他们几个当人才“引进”的，以手下几个秀才为骄傲；他们的政治部领导和师里主要领导也分别在各种场合表示，赞成支持他们的文学创作。他们不仅仅是口头说，而且确确实实把他们当人才用，有的提拔，有的记功，有的挂职锻炼，有的送院校深造。客观评价，在一个师的宣传科，出现这么一个齐整的文学小团体，似乎并不多见，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也正是这段时间，休兵陆续推出了他的《矮冬青》、《到哨所来吧》、《谁说南方不下雪》、《连队感情》等一系列中短篇。这些小说都是正面描写部队生活的，带着部队生活的原汁原味，也带着他对部队生活的理解和热爱，不乏阳光气息，不乏军营男子汉的阳刚。从内心而言，这也是我最欣赏他的地方，无论是文字还是内容，都透出一种部队业余作者少有的勇气，难能可贵。从目前部队业余文学创作的现状看，虽然比不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间的热闹，但也说不上萧条，就我们刊物来说，每年的收稿量约在三千篇左右，比较固定的作者也有百十人，而我们广州军区，也不少于四五十个经常来稿的老面孔——当不是一



个小数。客观评价,这些作者的水平并不差,很多来稿基本不动或稍作修改就可上版,问题在于来稿的内容,直面部队生活——作战、训练、学习等内容的稿子少之又少,大多是从侧面切入,写一些部队生活的小感觉,或者男男女女的小情感,这些当然是文学表现的内容之一,但多了就腻烦,这也正是我看到休兵那几行文字眼睛一亮的缘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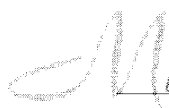
近几年,休兵又几次变换工作岗位,先是下连当了两年指导员,接着调到师司令部直工科当政工干事,其间还结婚生子,给我总的一个印象是忙。有两次军区的业余文学骨干创作笔会,我都通知了他,均缺席。甚至,在他当指导员期间,有一年多没给我电话,我问他的几个文友,他们告诉我:休兵说了,好久没写东西,无颜见傅老师。我倒真是无言,心想休兵是不是就此与文学告别?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不好,业余文学创作本来就是个苦差事,而且离功利越来越远,何必把人拖在这个“泥潭”里?只不过作为编辑,作为所谓的“老师”,内心里还是不愿他们轻易逃离这个队伍。

就在我把握不准的时候,休兵给我捧上了他的几个中篇——《木尔上尉的家庭生活》、《一九九八年冬的那场大雪》及《黎明前后》。和之前的作品比,风格没变,却厚重了,视野开阔了,思考的问题更深远了。我欣喜。

休兵与我的联系依然不是很多,半年一次电话,也不多说什麼,淡淡的几句问候,真有些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味道。其实,这就是休兵,哪怕坐在你的面前,也是淡淡的,不多话,不张扬,一张方形脸透出朴实与诚挚。

正应了文如其人这句话。

二〇〇六年五月十一日于广州



木尔上尉的家庭生活

UERSHANGWEIDEJIATINGSHENGHUO

目 录

序	傅建文
城市的冬天	1
一九八九年冬的那场大雪	76
黎明前后	149
木尔上尉的家庭生活	184
谁说南方不下雪	216
到哨所来吧	235
矮冬青	252
连队感情	263
划过苍穹	281
真实与虚构的距离	292

城市的冬天

一

音乐在空间弥漫,有如一种颜色。音乐是有颜色的,或明快或灰暗或火热或暧昧。《达坂城的姑娘》就能让你明快的知道一个辽阔的西部,有如满眼黄沙一望无垠的沙漠和戈壁滩。

卡朋特的音乐显得舒缓、暧昧,充满诱惑。

戊天明突然感觉有点热,车流有点迷幻,头有点晕。

还没有倒过时差来? 戊天明认为不可能。在北京例行体检时,医生都说身体不错,只是有点“三高”,属于正常现象。上了高原,没有点“三高”下来那才叫有毛病了。戊天明没在意,自己身体自己最清楚。

在北京停留的时间有二三天,因为体检的人多,大都是双向代职的,官阶按时下的说法,那都是各总部、军区、大单位的后备干部。什么叫后备干部? 那就是先在那备着,一旦有位子就要用的。从高原下来后,在总部、驻京大单位的早溜了,只有其他各大区、军兵种的只得再忍耐上几天。这些人小到副团、大到正军,说有来头,那都是各单位重点培养的对象。说没啥大不了



的,那就是“这是北京,全国的政治中心,官大的多着呢,不是有句话说,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不到特区不知道钱少吗?在军委、总部、各军兵种这将军云集的地方,我们还是愣头愣脑的小伙子呢”。说这话的是同住一房的俞成林。

俞成林和戍天明在同一集团军的两个作战师,都是团政委。平常倒是不常见,一个在内陆省份,一个在经济开发地区。如果不是代职一事,两人也就是到集团军开会时泛泛的打个招呼而已。现在却不同了。两个人一同到集团军报到,一同到军区、总部参加首长们的动员教育,都是同住一个房间,然后才各自分到艰苦地区锻炼。俞成林去了西藏,而戍天明到了新疆。没想到回来后两人又不期而遇。

俞成林团政委当了四年,都四十三岁的人了。这回到西藏呆了一年,折腾的比戍天明厉害得多,头发在上高原前就少,下来一看就整个没了,人看上去有五十好几,两团高原红挂在脸颊上跟喝多了酥油茶一样。

“你看你,头都亮了。老俞树发不了新芽了!”

“我看你也好不到哪里去,老人斑都挂在脸上。”俞成林对戍天明进行反驳。

戍天明下意识地摸了一下眼角,仿佛又看到了那一轮一览无余就挂在头顶上的太阳。戍天明比俞成林小三岁。正是四十不惑的年纪。

戍天明笑:“总得有点什么留念的东西啊,不可能在脸上绣上一朵牛屎花回来吧。”

两人一同体检出来。俞成林一把抢过戍天明的体检表,咧开嘴笑:“你看,这个,这个,这个什么值比我高多了,小戍啊,要注意啦,你可是党国的栋梁啊。”两人都不懂,反正就是一阵比较,低的肯定好,高的要请客。拿着体检表研究来研究去,没研究出什么名堂,老俞还拦了一漂亮护士问,中尉小护士一翻眼说

完“没啥，医生这不写着吗？”就把报告撂他手里走了。她们可是这种情况见多了。

把俞成林堵的好一阵子才说：“爷爷太多。”就半开玩笑半当真的说：“想念当团政委的日子呀！哎呀呀，身体好得很，能吃能睡，管他呢，倒下去也是为国捐躯。走，吃饭去，我请客。”

客房部的经理已经把返程车票送了来。两人收拾了行李，就在北京火车站附近找了家清静的大排档叫了几个菜，来了两瓶红星二锅头。

一月的北京，新雪刚过，天气很冷。戍天明说：“可可托海已经下过好几场雪了，在乌伦古湖上可以自由的滑雪。”

俞成林说：“岗巴到十月就开始封山，唯一能见到的就是雪和高山。有时候都能把人给憋过去。”

戍天明开玩笑说：“那你是巴不得下山喽。”

俞成林一言不发好一阵子才说话：“再呆上几年，我就怕我下不来了。我在那个团一个老团长转业在家属的要求下回到内地的老家，没几年百病缠身。后来赶上内地干部援藏，他没管家属反对，又回去了。也怪，回到高原他倒是身体健康，啥毛病都没了。原本想着夫妻团聚，好了，都奔五十的人了，又来个两地分居，你看看这事闹的。”俞成林笑了起来。

戍天明没有接口。他能体会到一种沉甸甸的感情在里面涌动。不由得也想起一些在边防团的事情来。有些东西是不能碰的，那是需要揭开伤疤的勇敢的。

两人时而鼓励几句，时而奚落几声，时而暗自神伤，时而哈哈大笑，喝的豪气冲天，路人侧目后才分了手。两人不在同一个城市，分手时自然就有点动感情，戍天明被俞成林抱得眼角都有了泪珠后才上了车。

北京至特区的特快把北方这片土地，还有那片金色的黄沙抛得愈来愈远，戍天明的感情记忆里一片苍茫，感觉到自己的情



感在一段时间内非常脆弱,像一个蜗牛没有了壳。

白色本田车内米色的装饰显得雍容华贵,茶色玻璃外的世界华灯初上,景象万千。路灯的倒影如水泻一般向车内迎面扑来。

戍天明觉出一股不真实来。像是没有了灵魂般的无助。空调极细微的调整着车内的空气。就这个极细微的声音却被戍天明无限放大,越来越让他感到燥热。

戍天明解开了上衣第一粒扣上的风纪扣,呼了一口气说:“这天气怎么这么热呢?把空调关了吧!”

席芳就顺手关了空调,笑着说:“哪是天气热呀,你不看看你穿了多少衣服。这是特区,可你整个儿就像是刚从北极下来,整个车站就你穿得像个大熊猫,出火车站时,你没见路人都把你当怪物在看呀?!”

戍天明嘿嘿笑:“大家再一看,哟,来接大熊猫的是哪飞来的金丝雀啊。”

席芳嗔道:“好啊,你敢骂我。”

戍天明心口一悸,忙道:“哪敢呀。”就沉默了。眼望着车窗外这个繁华的城市,心里却不由得想起这时候的阿尔泰山上已是皑皑白雪,情不自禁地道:“好几年没有下雪了,看样子今年又难得下雪了吧。”

席芳叹了口气说:“是啊,在这个城市,我想是再也看不到那年那么大的雪了。”戍天明闭上了眼,满脑子一时间都是大雪纷飞的世界,好像是在新疆又好像回到了那个遥远的却又像是昨天的城市。戍天明两手一抱,把身子朝车座里深深的靠进去。席芳回过头看了他一眼,感觉出了什么。一时无话。车流声沙沙作响。

临下火车时,戍天明给妻子木兰挂了电话。木兰说他在特

区正上一个项目赶不上接他，让他自己回家。想给部队挂个电话，却晃然觉得电话号码的陌生和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和空落。自己不再是从前在一个团里一呼百应、前呼后拥的政委了，回部队后还不知道挂在哪里呢。那家呢？戍天明突然觉得这个字的遥远和陌生。想到体检时俞成林的玩笑，戍天明拿着电话好一阵子不知往哪里打。

等火车缓缓的驶入站台，他才松了一口气。管他呢，下了车，自己打个车回去也是一种洒脱嘛。下了车，却见着了席芳俏生生地站在站台上看着他，戍天明有一时间反应不过来，左顾右盼好一阵。席芳抱着手晃了晃，似笑非笑地说：“还找什么，就你！北国回来的大熊猫。”戍天明仿佛又见到十几年前那个俏皮淘气的丫头了。

戍天明回过头去看席芳。席芳感觉到了似的回过头。戍天明避开了看着窗外，似是听到了席芳的一声叹息，那些个陈年旧事如打翻了的五味瓶，一时都涌上心头。

车流如蚁般在城市里爬行，车外人头攒动，如潮般的流淌，缓慢的搅动着一股燥热的气流。路边巨大的灯箱上，广告铺天盖地，红男绿女向着这个繁华世界抛洒着媚眼。这个城市没有冬天。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

戍天明觉着时空有点错位。这个时候的阿尔泰地区在冰雪的包裹中有如一个天外的世界，就连脑子都是纯净的。而现在就像是一个圆走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上，戍天明有种说不清楚的迷惑。

“你看你那傻样，看的眼都直了。去了一年时间，至于吗？”席芳别过头来取笑他。

戍天明不说话，闭上眼。席芳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正想问时，戍天明却冒出来一句话：“席芳，你觉得我去代职好不好？”



席芳果断地说：“不好。”

“为什么？”戍天明睁开眼，觉得有点奇怪。

席芳一笑：“你看你，一说到这些事，就来劲了。”叹了一口气才说：“有空你打电话给老爷子吧。我也说不准，老爷子又最反对我操心这些事，我只能这么说。”

戍天明本来没这么想，只是朦胧的想求证某种东西，但一听她这么说，好像在心底的一些东西一下子就被勾了起来：“真是，回来就想这些事；在上面可是一点也不想，真是奇怪了。”

席芳说：“入乡随俗嘛。”

戍天明才觉出一点现实的真实来。想起了那个头顶微秃的老爷子，觉得一份沉甸甸的期盼。但那些生与死、爱与恨、相聚与离别的记忆是否不真实？有些东西是刻在骨头里的，忘却就意味着背叛。

戍天明一笑：“这么晚就不打扰首长休息了。”

席芳也就不再坚持。说话间车很快驶出市区。一幢幢住宅小区扑入眼帘。席芳放慢了速度，侧过头来问：“到家里坐一下？”

戍天明不知指的是哪里：“哪个家？”

席芳抿嘴笑：“你呀，除了部队，这么多年就不知道我在这有一套房子？在那。”席芳指了指其中一间。

戍天明一拍脑门：“你看我这记性。你和老李结婚时买的。现在老李还好吧？！老李在家？”

席芳脸色沉了下去，叹了口气道：“不提他，好吗？”

戍天明想起什么，张着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气氛一时比较尴尬，犹豫一会儿，然后果断地说：“那就不了，我还是回部队去。不方便的话，我就打个车吧。”

席芳有了气，一拧方向盘打个急转弯，说：“有什么不方便的？部队我就去不得了？我还是那长大的，看谁能把我给吃

了?”

戍天明没防着被车甩了一下，尴尬地嘿嘿笑：“不是，不是那个意思，你忙嘛。”

席芳更来了气：“今晚，我就是忙也不忙了。”

从市区到部队大约有十五公里，席芳不再跟戍天明搭讪，转过弯来，朝着来时的反方向跑得飞快，让戍天明把心都提到嗓门眼里，一路提醒着慢点慢点，直到部队营区的大门口才舒了口气。

门卫显然对车比较熟悉，没有盘问就放了行。车进营区一片宁静，按照作息时间部队已经就寝。在喧闹的城市中的这片军营，就如同沙漠里的一片绿洲。

师里带两个团从山区搬过来时，这里还是一片废墟，那时候大伙还不知道这竟然是块宝地，等发现商机时，才看到一支部队占了天大的便宜，就有人找来了，有公司、有老板，后来竟然还能动员政府高官来做工作，说什么只要部队搬，所有住房都由地方承包了，只要部队转让或出租地盘，那时候，戍天明还是个政治处主任，接待政府要员时，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说：“部队换防是党和国家从战略高度来考虑的，你们想搬就搬吗？有命令，我们一文钱不要，立马打起被包就走，没有上头的命令，你们就是拿个金山银山来也不行。”此话掷地有声，铿锵有力，却也引起了上层一些领导对他颇有微词，一个小小的副团职干部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只有当时的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席振方在一些场合啧啧赞叹说：“好，有点骨气，能成器。”

戍天明所在的八十六团在师部的东侧。师的两个团紧靠着师部，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师部办公大楼如战车般伫立。车过师部大楼，戍天明不由得想起那段白手起家，自家自建的日子。那时候，师带着两个团接到一纸命令进城时，他还是个小小的连队指导员，带着兄弟们打前站建房，一年时间看着师大楼竣



工典礼,看着当时的师政委席振方在大楼前剪彩,然后到了机关,力劝在家乡工商局工作、工资待遇都比较优越的木兰放弃工作随了军,又这栋办公楼里工作了一些年头,就到八十六团当了教导员,一直到当政委都没有离开。

到新疆代职后上级任命了新的政委。原有的房子没搬,木兰也没来住,木兰早已到特区扎下了根,没考虑过要回到这个被特区辐射的卫星城市,戍天明知道木兰恨这个城市,从戍天明到副团职以后,木兰就不再在他身边相濡以沫,所以家也就不能称其为家,只是戍天明的一个藏身的壳而已。

这些个陈年往事在心头一掠而过,如今从新疆回来,最现实的问题就是再在团里住着好吗?但又往哪里去呢?心正没个着落,车就在八十六团常委楼停了下来。戍天明提了皮箱下车,对席芳说:“怎么样,进屋坐一坐?”

席芳道:“到我家门口都不进去,凭什么我要上去?”

戍天明笑:“这不是想,挺晚了吗?”这话一出口就知道自己又说错话了,连忙道:“不是那个意思,就是想老李不在,不好。”戍天明停了嘴,木兰也不在家,这样解释只有越描越黑,最后无奈地说:“不说了,越说越糊涂,上楼喝口水吧。”

席芳眼角泛了潮,叹了口气:“我知道,行了,我走了。”油门一加,转弯疾驰而去。只留下戍天明一人很长时间的呆在夜色中思考。在这个冬日的夜晚里,还是有些许的凉意把戍天明紧紧的包裹住了。

二

部队进城的时候是个冬天吧。是的,也是个冬天,而且才下过一场大雪。那场大雪是那个冬天明显的印记。

戍天明当时还在八十六团二营六连当指导员。戍天明是八

十年代第一批从地方大学毕业生中特招进部队的干部，排长当了五年，直接当了指导员。这在当时是非常特殊了，当时五六年的排长多的是，凭什么他坐“飞机”？

就有人说了“这是席政委亲自点的名”，也有人说了“是席政委未来的乘龙快婿嘛”。戍天明心里很难受，当时师政委席振方把他们这一批大学生都当成了宝贝疙瘩，戍天明作为唯一的一名中文系的大学生，不但席振方在关注着，师政治部早盯上了。组织科的秦科长想调戍天明进机关，请示打了好几个，其他领导都同意了就是席振方不让，总说好钢要用到刀刃上，不能让你们这帮老油子带坏了，在下面淬淬火有好处没坏处。

戍天明当时不知道当他大四毕业那年怀着一腔热血报名参军时，有一个小师妹就把他当成了偶像来崇拜。八十年代初期，大学生还是香饽饽，放弃优越的地方条件到部队去，没几个人去。当学院在广播里报道在中文系小有名气的高才生戍天明要献身国防事业时，在学院上下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一时间飞短流长。只有一个刚跨入校门的小丫头铁杆支持他，还在宣传栏里署名落姓地声援。戍天明就认识了席芳，并根据她的建议选择当时还在对越作战前线的某集团军。

戍天明到师里的时候，大部分部队已经回营休整，是否还有作战任务，要待中央军委指示。这一等，部队也就一直没了上前线的机会，完全转入了和平建设时期。戍天明才知道，那个热情洋溢的丫头片子就是他所在部队最高首长的宝贝女儿。戍天明觉得有点被席芳骗了的感觉，好像从头到尾都是席芳设下的阴谋。

当席芳假期来看望他这个师兄时，他正带着他的兵们在烈日底下操枪弄炮一身臭汗，见到席芳，他和他的兵们一时间都傻了。席芳不再是那个黄毛丫头，出落的亭亭玉立、楚楚动人。一排长李建城用肩膀蹭了蹭他，说你小子艳福不浅哪。戍天明说